

詩

經

通

諭

詩經通論卷七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秦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通韻

也。賦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

今者不樂逝者其耄

本韻。賦也下同

○阪有桑隰

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

亡

本韻

小序謂美秦仲劉公瑾疑爲美襄公無有

詩經通論卷七 秦

定也

小序謂下篇爲美襄公故此云美秦仲以其爲秦風首耳其臆測亦可見

僞說謂襄公爲諸侯周大夫與燕美之而作以詩中有並坐字謂臣不當與君並坐也然亦武斷何玄子謂鼓瑟者並坐亦非語氣意或草創之時君臣習狎客有之耶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本

賦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

下同

拔則獲木○遊于北園四馬旣閑

本

鑣載獫狁驕

本

小序謂美襄公然未知爲何公其曰媚子
從狩恐亦未必爲美也

歇驕依舊解作犬名爲是若作歇其驕解
非古人語氣秦風諸詩多慄悍自喜之意
洵乎言乃心之聲也

駟鐵三章章四句

小戎、車、制、

五檠、梁、駟、

駟、兩、服、

游、環、脅、

驅、陰、

鞿、鑿、續、

文、茵、暢、

轂、駕、我、

騏、驎、

言、念、

君、子、

溫、其、如、玉、在、

其、板、屋、

亂、我、心、

曲、也、

本、韻、

賦、

○四、牡、孔、阜、六、

轡、在、手、

本、韻、

駟、驎、

是、中、

駟、驎、

是、驂、

本、韻、

龍、

駟、驎、

是、中、

駟、驎、

是、驂、

本、韻、

龍、

蓋以簡輒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本方何爲期

胡然我念之本○伐駟孔羣公矛鏐鏐蒙伐有

苑虎韞鏐膺交韞二弓竹閉緄膝言念君子

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本

序謂美襄公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閑

其君子焉一詩作兩義非也僞傳謂襄公

遣大夫征戎而勞之意近是何玄子曰襄公當幽王時

爲西垂之大夫未爲諸侯也而所遣者亦

大夫耶此豈非大夫之臣亦可稱大夫也

鄒肇敏曰凡勞詩或代爲其人言或代爲其室家言而此詩言念君子則襄公自念

其臣子子初亦疑厭厭良人爲婦目夫之
詞以孟子其良人出唐風如此良人何證
之殆台然黃鳥哀三良亦曰殲我良人雅
之桑柔亦曰維此良人作爲式穀何也若
爲室家代述則種種軍容固無煩如此觀
縷耳何玄子曰先秦之世良人爲君子通
稱呂氏紀序意曰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
請問十二紀註亦謂良人君子也二說皆
通

二戎車爲駟馬兩服兩駟上章言兩服曰

騏驎此章曰騏驎騏驎即驎特變字耳故騏
字不變也何玄子曰爾雅謂騏白駁蓋馬
有駁色有白色故曰駁上章曰驎因其白
之在足也此章曰騏因其騏之在體也亦
有理○章三鏤膺補傳曰韞以虎皮爲之而
以金鏤飾其膺也膺胷也謂弓室之胷也
嚴氏曰此首言虎韞繼言鏤膺下文又言
交韞二弓竹閉緹縢則皆言弓耳不得以
此鏤膺爲彼鈎膺也補傳爲長二說皆是
寫軍容之盛細述其車馬器械制度刻琢

典與于斯極矣漢賦迴不能及言念君子
以下忽又爲平淺之音空淡之句一篇之
中氣候不齊陰晴各異宜乎作序者不知
之以爲兩義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此邈

邈從之道阻且長邈游從之宛在水中央本

完字同興也○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

水之湄邈從之道阻且躋邈游從之宛在

水中坻本○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

詩經通論

卷七

秦

四

在水之涘遡洞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
在水中沚

本韻

此自是賢人隱居水濱而人慕而思見之詩
在水之涘此一句已了重加遡洞遡游兩
番摹擬所以寫其深企願見之狀于是于
上在字加一宛字遂覺點睛欲飛入神之
筆上曰在水下曰宛在水愚之以爲賢人
隱居水濱亦以此知之也

集傳曰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

詩明先曰道阻且長後曰宛在乃以爲皆
不可得何耶如此粗淺文理尙不之知逮

言其他既昧詩旨且使人
人不見詩之妙可歎哉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
如渥丹、其君也哉、本韻○興也下同○終南何有、有

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

不忘

本韻

小序謂戒襄公按此乃美耳無戒意

終南二章章六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

奄息百夫之特

本韻

臨其穴惴惴其慄

本韻

彼蒼

蒼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本韻

興也○

同○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

維此仲行百夫之防

本韻

臨其穴惴惴其慄彼

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

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鉞虎維此鉞

虎百夫之禦

本韻

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

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國人哀

之爲之賦黃鳥見文六年左傳

集傳云今觀臨穴惴慄之言則是康公從

父之亂命迫而納之于壙其罪有所歸矣

其言蓋本之蘇氏曰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從其言而不改其亦異于魏顆矣子由又本之子瞻其過秦穆公墓曰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按詩三章明言穆公又左傳曰秦穆公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鄭氏曰從死自殺以從死孔氏曰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從己死此臣自殺從之非後主之過此唐以上人所論知此偏是宋人有此深文何也其意以穆公尙爲賢主康公

庸鄙故舉而歸其罪不知從死乃秦戎狄之俗非關君之賢否也何必爲穆公回護而歸罪康公哉朱又執臨穴惴慄之詞爲康公迫死鄭氏則以爲三人自殺其臨穴惴慄爲素人視其壙語今平心按之其事出于穆公之命三人自殺要皆不得已焉耳豈樂死哉即使臨穴惴慄亦自人情不必爲之諱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歎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

本韻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本韻○興也下同

○山有苞櫟

隰有六駸未見君子憂心靡樂

本韻

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山有苞棣隰有樹檟未見君子

憂心如醉

本韻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序謂刺康公棄其賢臣此臆測語集傳屬之婦人亦無謂僞說謂秦君遇賢始勤終怠稍近之

晨風三章章六句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

子同仇

本韻○興也下同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

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本韻

○豈曰無衣

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本韻

小序謂刺用兵無刺意集傳倣之謂秦俗
强悍樂于戰鬪詩明有王于興師之語豈
可徒責之秦俗哉觀其詩詞謂秦俗强悍
樂于用命則可矣僞傳說謂秦襄公以王
命征戎周人赴之賦此近是然不必云周
人也犬戎殺幽王乃周人之仇秦人言之
故曰同仇子指周人也

首二句毛傳謂興是取下與子同之意也

如以爲賦則夾雜矣

無衣三章章五句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本韻

○賦也

下同○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

瑰玉佩

本韻

秦康公爲太子送母舅晉重耳歸國之詩

小序謂念母以悠悠我思句也未知果然

否大序謂卽位後思而作尤迂

增悠悠我思句情意悱惻動人往復尋味

非惟思母兼有諸舅存亡之感

渭陽二章章四句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

句

不承權輿

本韻○賦也下同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

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此賢者嘆君禮意寢衰之意

一章先言居再言食即適館授餐意二章

單承食言由無餘而至不飽條理井然其

每食四簋句承上接下在有餘無餘之間

可以意會初不有礙其上一言居下皆言

食者以食可減而居不移故也又夏屋渠

渠句卽藏食有餘在內故是妙筆自鄭氏
不喻此意以夏屋爲食具近世楊用修力
證之謬也然卽知夏屋之非食具而知此
詩意之妙者鮮矣

權輿二章章五句

陳

予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

本韻

兮

賦也下同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

其鷺羽

本韻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

值其鷺翮

本韻

詩經通論

卷七 陳

此詩刺游蕩之意昭然小序謂刺幽公恐
子字未安毛傳謂子爲大夫不與序同然
具此樂舞自屬君大夫之列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本韻

賦也○穀旦于差南方之原此句不用韻不績

其麻市漢王符潜夫論作女也婆娑本韻○穀旦于逝越

以醴邁本韻視爾如苕貽我握椒本韻

大序謂男女淫荒是寬泛語何玄子謂陳

風巫覡盛行似近之蓋以舊傳大姬好巫

而陳俗化之婆娑舞貌巫者必舞也漢王
苻潛夫論曰詩刺不續其麻女也婆娑今
多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覡鼓舞
事神以欺誑細民云云足證詩意又按其
于市作女亦疑是蓋市也二字未順而上
既云南方之原又云市亦重疊若果爲女
字則上于
仲之子當爲男言男既婆娑女也婆娑
是爲男巫女覡也然兩婆娑亦疊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例字

韻本

賦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

言終述詩

卷一

齊之姜

本韻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

必宋之子

本韻

此賢者隱居甘貧而無求于外之詩一章
甘貧也二三章無求也唯能甘貧故無求
唯能無求故甘貧故一章云可以卽豈其
必之意也二三章云豈其必卽可以之意
也一章與二三章詞異意同又因飢而言
食因食而言取妻皆飲食男女之事尤一
意貫通

樂飢毛傳云樂道忘飢集傳云玩樂忘飢

皆添字非鄭氏以樂作療意與療同撰字
更武斷且飲水果可以療飢乎大抵皆不
知古文有倒字法也倒字起韻爲多樂飢猶飢樂
謂雖飢亦樂也猶孔子蔬食飲水曲肱而
枕樂在其中之意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本韻

興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

與晤語本韻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

可與晤言本韻

言系言
玩可以與字法疑卽上篇之意取妻不
必齊姜宋子卽此淑姬可與晤對咏歌耳
又是上篇注脚所謂可以卽豈其必之意
是矣

晤本訓明今毛傳曰遇也鄭氏曰猶對也
孔氏曰釋言遇偶也是遇亦爲對偶之義
與鄭同按此雖皆非確義然猶可通集傳
云晤猶解也則無此理矣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本韻

下同興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

星皙皙

本韻

此詩未詳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

本韻

之而不已誰昔然矣

本韻○此而賦也下同

○墓門有

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

本韻之訊予不

顧顛倒思予

本韻

小序謂刺陳陀是觀詩中云夫云國人則

爲君國之事而非民間之事矣蘇氏曰陳

詩經通論卷七陳

三

言系文言
陀陳文公之子而桓公之弟也桓公疾病
陀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桓公之世陳人知
陀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亂是以
國人追咎桓公以爲智不及其後故以墓
門刺焉夫指陳陀也佗之不良國人莫不
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誰爲此乎可謂善
說此詩矣

集傳以誰昔
爲陶昔大謬

一章墓門有棘必須斧以斯之以比國有不
良必須去之○

二章

鴟止于梅亦比佗之在

國也歌以訊之非別有歌意卽此詩也予

不顧猶不顧予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併予美心焉忉忉

本韻

○此而賦也下同

○中唐有甕邛有旨鵲誰併予美

心焉惕惕

本韻

小序謂憂讒賊大序以陳靈公實之不知
是否

朱鬱儀解每章首二句曰水隄曰防陵霄
日苕鵲巢于木不干防苕生于下濕不干
丘唐中非甕所也鵲謂綬草亦生下濕非

邛之所產也此說似通

何玄子以鵲爲鳥名亦近是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賦也

同下
○月、出、皓、兮、佼、人、憫、兮、舒、懷、受、兮、勞、心、慄、

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

本韻○三章皆同韻兮

自小序以來皆作男女之詩而未有以事
實之者朱鬱儀以爲刺靈公之詩何玄子
因以三章舒字爲指夏徵舒意更巧妙存
之

似方言之聱牙又似亂辭之急促尤妙在三章一韻此真風之變體愈出愈奇者每章四句又全在第三句使前後句法不排蓋前後三句皆上二字雙下一字單第三句上一字單下二字雙也後世作律詩欲求精妙全講此法

月出三章章四句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先○作○問○者○信○辭○
匪適株林從夏南○本○匪○適○株○林○從○夏○南○
賦

○再○答○以○信○辭○不○更○露○夏○南○字○仍○若○疑○

同下○駕我乘馬說于株野○本○

韻乘我乘車朝食

刺陳靈公淫夏姬之詩

設問胡爲乎株林從夏南乎曰匪適株林
從夏南或他適耳然見其駕我乘車以舍
于株野且乘我乘車以朝食于株則信乎
其適株林矣但其從夏南與否則不得而
知也二章一意意若在疑信之間辭已在
隱躍之際詩人之忠厚也亦詩人之善言
也

集傳云蓋淫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
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按夫死從子夏

姬在子家言夏姬則必言夏南此定理也
詎以是見詩人之忠厚哉

首章詞急迫次章承以平緩章法絕妙曰
株林曰株野曰株三處亦不雷同說于株
野朝食于株兩句字法亦參差短章無多
能曲盡其妙

株林二章章四句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

寐無爲涕泗滂沱

本韻。與也。下同。後、目、共、形、貌。

○彼澤之陂有

蒲與蘭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

詩經卷之六
三
悁悁

韻本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

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韻本

序謂刺時男女相悅集傳謂與月出相類

但詩云傷如之何云涕泗滂沱苟男女相

念奚至于此是必傷逝之作或謂傷泄冶

之見殺則興意不合未詳此詩之旨也

陳詩十篇集傳以爲淫詩者六既誤解鄭

聲淫豈陳聲亦淫耶

澤陂三章章六句

檜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本韻

賦也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

心憂傷

本韻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

中心是悼

本韻

小序謂大夫以道去其君以詩中豈不爾思句也大序謂君好絜其衣服則執泥矣鄭語史伯謂鄭桓公曰鄆仲恃險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此詩云逍遙翱翔意近之矣

三章

日出有曜陸農師曰言日出有曜然後

詩經通論

卷七 檜

七

見其如膏且亦聽朝之時也而反以燕游
又與孤裘以朝孤裘在堂異矣亦新

羔裘三章章四句

此、句、下、章、無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本賦

下同○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此、句、上、章、也

韻本兮○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

韻本一兮

小序謂刺不能三年舊皆從之無異說今
按之其不可信者十時人不行三年喪皆
然也非一人事何必作詩以刺凡衆之人

于情理不近一也思行三年喪之人何至
于勞心博博以及傷悲蘊結之如是此人
無乃近于杞人耶二也玩勞心諸句與子
同歸諸句必實有其人非虛想之辭三也
舊訓庶爲幸是思見而不可得設想幸見
之也旣幸見之下當接以我心喜悅之句
方合今乃云傷悲何耶四也喪禮從無素
冠之文毛傳云素冠練冠也鄭氏不以爲
練冠而以爲縞冠孔氏曰鄭以練冠者練
者皆謂白絹未有以布爲之而經傳之言素
素者則知素冠非練也据玉藻縞冠素

紕既祥之冠也爲說觀此則毛鄭已自齟齬然鄭爲縞冠亦非也玉藻縞冠素紕間傳鄭註云黑絲白緯曰縞此何得以素冠爲縞冠乎玉藻鄭註云紕緣邊也此何得以素紕爲素冠乎五也喪禮從無素衣之文毛傳曰素冠故素衣混甚鄭氏據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爲說曰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按朝服緇衣素裳禮無其文乃鄭自撰以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鞵以

爲鞞從裳色故知素裳然則士冠禮止言
素鞞非言素裳也即使爲素裳非言素衣
也何得明改詩之素衣以爲素裳乎六也
喪禮從無素鞞之文孔氏曰喪服斬衰有
衰裳絰帶而已不言有鞞檀弓說旣練之
服云練衣黃裏縗緣要絰繩屨角瑱鹿裘
亦不言有鞞則喪服始終皆無鞞可爲明
證七也且鄭之解素衣素鞞唯据小記除
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之朝服爲說其
于素衣素鞞旣已毫不相涉且朝服吉服

也小記不過言祥祭之日得以借用其服
非朝服爲祥祭之服也安得以朝服惟爲
祥祭之服而言此詩爲祥祭服耶可笑也
八也且小記之說本以成喪對殯喪言此
期功之喪皆是非言三年也誤而又誤九
也不特此也詩思行三年之人何不直言
齊衰等項而必言祥後之祭服如是之迂
曲乎則以上亦皆不必辯也十也而素冠
等之爲常服又皆有可證者素冠孟子許
子曰冠素又皮弁尊貴所服亦白色也素

衣論語素衣麤裘曹風麻衣如雪鄭云麻衣深衣也鄭風女子亦著縞衣古人多素冠素衣不似今人以白爲喪服而忌之也古人喪服唯以麻之升數爲重輕不關於色也素鞵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鞵又于皮弁服云素積緇帶素鞵玉藻云鞵君朱大夫素則又不必言矣

此詩本不知指何事何人但勞心傷悲之詞同歸如一之語或如諸篇以爲思君子可以爲婦人思男亦可何必泥素之一字

遂迂其說以爲刺不能三年乎素冠者指
所見其人而言因素冠而及衣韠卽承上
素字以衣韠爲換韻不必泥也棘人其人
當罪之時易坎六爻曰係用徽纆寘于叢
棘是也樂樂拘樂之意著如舊解以棘訓
急孔氏謂急于哀戚甚牽強至以樂樂爲
瘠貌尤不切合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萋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本韻○比也下同

○隰有萋楚猗儺其華天之沃沃

樂子之無家

韻本

○隰有萋楚猗儻其實天之

沃沃樂子之無室

韻本

序謂疾恣思無情慾者解者因以夭爲少
無知爲無妃匹之意殊牽強集傳謂政繁
賦重人不堪其苦然何爲怨及家室乎家
室明是指妻乃以無家爲無累豈非飾辭
乎

愚意此篇爲遭亂而貧窶不能贍其妻子
之詩指萋楚而比之不能如彼之無知無
家室之累也以正意論無知是無家室前

一層意正意在無家室上以比意論無知
指萇楚又爲正意而無家室則寓言耳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本韻

賦也○匪風飄兮匪車嘒兮顧瞻周道中心弔
本韻也○誰能亨魚漑之釜鬻誰將西歸懷
之好音本韻也

本序謂思周道是辨說謂周道但謂適周
之路如四牡所謂周道逶遲耳然西歸好
音之說爲何

三章首二句是興乃覺其妙或以爲比若烹
小鮮出于老子不應先有之且意味亦酸
腐矣

匪風三章章四句

曹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本韻

○興也下同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

質、指、麻、言、句

我歸息

本韻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

於我歸說

本韻

大序謂刺昭公第以下篇刺共公此在共

公前也或謂刺共公或謂刺曹羈皆臆測
大抵是刺曹君奢慢憂國之詞也

掘閔朱鬱儀曰管子云掘閔得玉是閔穴
字通也麻衣鄭氏謂深衣是也古禮服喪
服布皆是麻未有木棉也吉凶唯以升數
爲別

蟋蟀三章章四句

彼候人兮何戈與楯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本韻

也興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

其服

本韻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

子不遂其媾

本韻興也

○

薈兮蔚兮

取喻皆不調人南山朝隴

婉兮變兮季女斯飢

本韻比也

○

大序謂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按左傳
僖二十八年春晉文公伐曹三月入曹數
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
遂執曹伯襄以畀宋人卽共公也序不言
傳文者示其爲在傳之前也然曰共公則
用傳明矣

一章毛傳謂侯人爲賢者似鹵莽或謂侯人

卽在三百亦芾之中然詩明有兩彼字亦

非按此亦興意言彼候人尙何戈與祓任其職則必供其事彼三百赤芾者何爲耶

候人四章章四句

鴉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

儀一兮心如結

韻本今興也

○鴉鳩在桑其子

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

騏

韻本

○鴉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

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韻本

○鴉鳩在桑其

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

萬年

韻本

小序謂刺不壹詩中純美無刺意或謂美振鐸或謂美公子臧皆無据唯何玄子謂曹人美晉文公意雖鑿頗有似處今錄而存之曰左傳晉文公爲公子時出亡過曹曹伯不禮焉及卽位伐曹執曹伯以畀宋人事在僖二十九年于是周襄王策命晉侯爲侯伯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遂盟諸侯于踐土十月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獮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云云公悅乃復曹伯此詩之作蓋在曹伯復國之

後其取興于鴈鳩者以鴈鳩養子均平頌
文公之待晉國與他國無異也尊之爲鴈
鳩而自居于子者亦猶文王之時大邦畏
力小邦懷德皆怙文王如父也其曰正是
四國則亦唯晉爲盟主始足當之襄王策
命中所謂以綏四國是也愚按曹爲慕爾
國凡詩四篇前後三篇氣象皆衰頽不振
不應此篇獨爲盛美贊頌之辭又正是四
國及胡不萬年等句皆近頌天子語曹君
安得有此今何氏謂頌晉文頗覺脗合蓋

其時小國于霸主尊之若天子與

鵲鳩四章章六句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本韻

○此而賦也下同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

念彼京周

本韻

○冽彼下泉浸彼苞著愾我寤

歎念彼京師

本韻

○芄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

有王郇伯勞

本韻之

此曹人思治之詩大序必謂共公時無据

四章

郇伯爲文王子曹人必不遠及之是必

其後人亦爲郇伯者然不可考其世矣

下泉四章章四句

詩經通論卷八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幽

幽風者何七月一篇也何以繫于諸風之末蓋幽風志王業之本雖爲王業之本然既不可入于周召又不可雜于諸國故繫于末也猶之繫商頌于周魯之後之意然何以不入雅其體爲風非雅也故不入雅也自餘爲周公之詩與幽無與而同爲幽

風者何蓋二南之詩以二公未封前之地而名非周公召公之謂也則周公之詩未可盡入周南又其體爲風不可入雅又周公未之國不可以名魯風故附于豳風之後以豳風惟一篇合之可當一國之風云爾此豳風之大旨也或謂豳公爲諸侯故不得入周召之正風非美刺成王故不得入成王之正雅或謂周公居東都思先公憂勞民事比敘已志而作鴟鴞以下亦周公之事尊周公使專一國故并爲豳風或

謂周公以冢宰攝政作幽風一篇以戒成王後人因取公所作及凡爲周公而作之詩附焉諸說皆所不取又或謂君臣相誚不得爲正故爲變風居變風之末言變之可正尤非又或妄以幽雅幽頌爲言或因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或因謂本有幽雅幽頌而亡之或因謂七月全篇其爲風雅頌隨事而變其音節或謂雅頌之中凡爲農事皆可冠以幽號並邪說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本

一之日觴發二之日

時、下、同

入、爭、下、同

○去○十、言、一○二○奇○

詩經通論卷八

二

栗烈本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本三之日于耜

以○二○爲三、四奇

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本韻○賦○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

也下同○物、下、同、言、衣、皆○字、字、歸、女、意、奇

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本

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

歸本○七月流火八月萑葦本蠶月條桑取

妙○絕

彼斧斯以伐遠揚猗彼柔桑本七月鳴鴈八

月載績本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本

○四月秀萼五月鳴蜩本八月其穫十月隕

穠一之日于貉本取彼狐狸爲公子裘本二

之日其同載續武功言私其穢獻研于公韻本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何○音○蟻○

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無○米○中○聲○寒○氣○逼○人○

室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風○俗○

室處韻本○六月食鬱及薹七月亨葵及菽食○謂○細○碎○逐○月○嘗○新○妙○

八月剝棗十月穫稻韻本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佳○語○

韻本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

食我農夫韻本○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韻本

黍稷重穆禾麻菽麥韻本嗟我農夫我稼既同穀○謂○

上入執宮功韻本晝爾于茅宵爾索綯韻本亟其

乘屋

俗、始、終、節、節、

其始播百穀

韻本

○二之日

餅、及、燕、冰、上、多、言、

鑿冰沖沖三

之日納于凌陰

韻本

四之日

其蚤獻羔祭韭

韻本

九月肅霜十月漻場

韻本

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

韻本

彼公堂稱彼兕觥

韻本

萬壽無疆

韻本

小序謂陳王業大序謂周公遭變故陳后

稷先公風化之所由皆非也幽風與周公

何與以下有周公詩及爲公咏之詩遂以

爲周公作此揣摹附會之說也周公去公

劉之世已遠豈能代寫其人民風俗至于

如是之詳且悉耶篇中無言后稷事大序

如是之詳且悉耶篇中無言后稷事大序

如是之詳且悉耶篇中無言后稷事大序

如是之詳且悉耶篇中無言后稷事大序

及之尤無謂集傳皆誤承之

一章首章以衣食開端七月至卒歲言衣三

之日至末言食衣以禦寒故以秋冬言之
農事則以春言之十一月至二月此四月
篇中皆以日爲言殊不可曉愚意只是變
文取新非有別義吾見求其義者旣無確
論反因是以失詩之妙可歎也集傳云周
之先公已用此以記候故周之天下遂以
爲一代之正朔其言尤不可解○二章蔡毛
傳云白蒿也所以生蠶非謂蠶啖也集傳

詩經通論

卷八

四

謂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幾會
見蠶啖白蒿來彼講格物之學者有此格
物否公子幽公之子乃女公子也此採桑
之女在幽公之宮將隨女公子嫁爲媵故
治蠶以備衣裝之用而于採桑時忽然傷
悲以其將及公子同于歸也如此則詩之
情境宛合從來不得其解且寫小兒女無
端哀怨最爲神肖或以爲春女思男何其
媒慢或以爲悲遠離父母又何其板腐哉
○三蠶月三月也亦變文取新猗孔氏曰

猗也低小之桑不斬其條但就樹以採其
葉是也集傳謂取葉存條曰猗本蘇氏謬
公子裳說見上○章四此章言取獸爲裘首
章言無衣無褐蠶桑以爲衣取獸爲裘亦
兼爲褐意于貉猶上下之于耜于茅先言
于貉者往取貉也鄭氏謂搏貉以自爲裘
狐狸以共尊者是也集傳曰貉狐狸也不
惟貉非狐狸狐與狸亦別稚子皆知乃以
貉狐狸三者爲一物有此格物否且若曰
往取狐狸又曰取彼狐狸亦無此重叠文

法也爲公子裘應上爲公子裳○

五章此章

主言時寒以見其改歲入室之俗又因衣
褐之餘而及之也言時寒皆于物類上見
五月斯螽已動股矣六月莎雞已振羽矣
七月猶在野八月則已依人之宇下九月
依人之戶內十月蟋蟀且入我之牀下矣
以見幽地益冬蚤寒如此五六七八九十
月六句一氣直下文義自明首言斯螽莎
雞末言蟋蟀中三句兼三物言之特以斯
螽莎雞不入人牀下惟蟋蟀則然故點蟋

蟀于後古人文章之妙不顧世眼如此然
道破亦甚平淺第從無人能解及此則使
古人平淺之文變爲深奇矣鄭氏曰自七
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笨
伯哉後人皆從之且有今世自詡爲知文
者謂七月三句全不露蟋蟀字于下始出
以爲文字之奇則又癡叔矣羅願曰莎鷄
鳴時正當絡絲之候故幽詩云六月莎鷄
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也此
又以七月三句單承莎鷄言益不足與論

矣集傳曰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按陸璣云斯螽蝗類長而青或謂之蚱蜢莎雞色青褐六月作聲如紡絲故又名絡緯

今人呼
紡績娘

若夫蟋蟀則人人識

之幾曾見三物爲一物之變化乎且月令六月蟋蟀居壁詩言六月莎雞振羽二物同在六月經傳有明文何云變化乎依其言則必如詩五月之斯螽六月變爲莎雞七月變爲蟋蟀整整一月一變乃可世有此格物之學否幽詩皆夏正十月曰改歲

者以冬成也今人于孟冬便有徂年傷暮之思古今一也集傳引呂氏說亦非○

六章

叔當訓收聲之轉也○

七章

上入執宮功治

邑居也亟其乘屋治野廬也集傳謂二畝半爲廬在田二畝半爲宅在邑非辨見孟子五畝之宅下索繩索也絢爾雅絞也索絢猶云縞索亦倒字法集傳曰索絞也絢索也全相反絕可怪若以索讀本字絢訓索字則爲索索若依絢本訓絞今索又訓絞則爲絞絞通乎不通

孟子集註又曰絢絞也何不檢至此

又曰可以上入都邑而執政宮室之事矣
連上章合本章混而爲一謬

解見上

又曰故

晝往取茅夜而絞索亟升其屋而治之尤
謬于茅索綯豈爲治屋用治屋用索何爲
鄭氏于于茅索綯曰以待時用不言其何
所用孔氏曰爲蠶用恐亦臆說然總未有
以爲治屋用也註疏竟不睹亦奇愚按于
茅索綯亦非一事茅非可爲索也茅或爲
蠶用古人藉物多用茅索則不知其何用
也○

入章

朋酒毛傳曰兩樽曰朋以鄉飲酒

禮云尊兩壺于房戶間有玄酒是用兩樽也按殷世質朴不知已有此禮否而郊民尤處田野亦未必備設兩樽其云朋酒當是朋儕爲酒乃歲時伏臘田家作苦之意耳躋彼以下另是一事其云稱彼兕觥與朋酒句明不相涉公堂毛傳謂學校近是蓋殷曰序豳公國中亦必有之農人躋堂稱觥以慶君上非必至豳公之堂也

此篇首章言衣食之原前段言衣後段言食二章至五章終前段言衣之意六章至

八章終後段言食之意人皆知之矣獨是每章中凡爲正筆閒筆人未必細檢而知之也大抵古人爲文正筆處少閒筆處多蓋以正筆不易討好討好全在閒筆處亦猶擊鼓者注意于旁聲作繪者留心于畫角也古唯史記得此意所以傳于千古此首章言衣食之原所謂正筆也二章至五章言衣中唯載玄載黃我朱孔陽二句爲正筆餘俱閒筆二章從春日鳥鳴寫女之採桑自執懿筐起以至忽地心傷描摹此

女盡態極妍後世咏採桑女作閨情詩無
以復加使讀者竟忘其爲言衣食爲王業
之本正意也三章曰條桑曰遠揚曰女桑
寫大小之桑並採無遺與上章始求柔桑
境界又別何其筆妙雖正寫玄黃帛成而
曰爲公子裳仍應上公子閒情別趣溢于
紙上而章法亦復渾然八月載績一句言
麻古絲麻並重也此又爲補筆四章則由
衣裳以及裘又由裘以及田獵閒而又閒
遠而益遠五章終之以改歲入室與衣若

相關若不相關自五月至十月寫以漸寒之意筆端尤爲超絕妙在只言物使人自可知人物由在野而至入室人亦如此也兩入字正相照應六章至八章言食中唯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麥四句爲正筆餘俱閒筆六章分寫老壯食物凡菜豆瓜果以及釀酒取薪靡不瑣細詳述機趣橫生然須知皆是佐食之物非食之正品也故爲閒筆七章稼同以後併及公私作勞仍點播百穀三字以應正

旨八章併及藏冰之事與食若不相關若
相關而終之以田家歡樂尊君親上口角
津津然使人如見幽民忠厚之意至今猶
未泯也

鳥語蟲鳴草榮木實似月令婦子入室茅
絢升屋似風俗書流火寒風似五行志養
老慈幼躋堂稱觥似庠序禮田官染職狩
獵藏冰祭獻執功似國家典制書其中又
有似採桑圖田家樂圖食譜穀譜酒經一
詩之中無不具備洵天下之至文也

增七月在野三句應兼指農人棲息而言
方有意味七月秋暑未清尙可在野猶書
所謂厥民因也謹按

御纂詩義折中聖人觀物以宜民一夫授五畝
之宅其半在田其半在邑春令民畢出如
在野而動股振羽也冬令民畢入如在宇
在戶而入牀下也豳民習此久矣云云自
是此章確解前此說詩者似亦見及而未
能如此詳明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本韻恩斯勤斯

鸛子之閔

本韻斯比也下同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

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子

本韻○子

手拮据子所持荼子所畜租子口卒瘁曰子

未有室家

本韻○子羽譙譙子尾脩脩子室翹

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嘒嘒

本韻

金縢曰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

將不利于孺子周公告二公曰我之弗辟

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

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王亦未敢誚公按于後之辭是既誅管蔡而作恐成王猶疑其殺二叔故作詩貽之王亦未敢誚公迨風雷之變乃親迎公歸或必從鄭氏解書之義以辟爲避以居東爲居國之東因主此詩爲未誅管蔡之前作曰以鴟鴞爲武庚庚既已誅豈猶慮其毀王室耶不知此乃指前日而言且誅管蔡後殷人尙未靖也安得不慮其毀王室乎又曰使此詩作于殷人畔後則所云未雨綢繆者謂何不知此謂武庚雖誅殷民

不靖正當蚤爲計耳上雖以毀室屬鴟鵂
言此又言下民則旨益露矣又曰旣誅管
蔡而成王尙未知周公之意則王心之蔽
深矣夫書不云王亦未敢誚公乎且如彼
說其尤說不去者在旣取我子一句子自
指管蔡今以指成王爲之說曰洛誥朕復
子明辟可證此是已然取字終作何解乎
或以子爲民益謬

一章恩斯勤斯二句承上子而言本意重在
室故下復言子二句下章則單言室矣古

人文自是如此集傳爲補之曰况又毀我
室乎不必○二章集傳曰誰敢有侮予者大
失或字語氣

鴟鴞四章章五句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

起二句不用韻

我來自東零雨

其濛我東曰歸

五字句

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

救

木韻

蜎蜎者蠋

賦中興

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

下

本韻○賦也下同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

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

曲盡荒涼之態

伊威在室

蠨蛸在戶

本韻

町疃鹿場熠燿宵行

本韻

亦可畏

也伊可懷

韻本

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

自東零雨其濛

鶴鳴于垤

賦中興

婦歎于室

爲末章地

洒掃穹

窒我征聿至

韻本

有敦瓜苦

閉情冷致

烝在栗薪

自我不

見于今三年

韻本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

賦中興

自東零雨其濛

倉庚于飛

熠燿其羽

之子于

凱旌

詩乃作此香豔

歸皇駁其馬

本親結其禍

九語絕

十其儀

韻本

其新

孔嘉其舊如之何

韻本

小序謂周公東征大序謂士大夫美之作

是詩皆是或謂周公作未然大序謂一章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之望女也猶是謂四章爲男女之得及時則非矣蓋不知詩意之妙也說見下

章一勿士行枚當如鄭解謂不必事行陳銜

枚○註熠燿堂也宵行夜行也人人知之

集傳因下熠燿其羽遂疑熠燿非蟲而以

宵行當之旣以蟲名爲辭語而又自造一

蟲名甚奇楊用修已極駁之謂下熠燿其

羽言倉庚猶小雅交交桑扈有鶯其羽用

字法也旣言可畏何以又言可懷蓋畏者

畏其荒涼懷者懷其舊居也○三章以鵲

于垤與婦嘆于室。首章以婦興獨宿之
意。垤土之隆起。蓋小丘也。左傳曰。敝及于
垤。皇謂寢門闕也。又曰。葬于垤。皇謂墓門
闕也。凡闕者。壘土爲之。皆曰垤。方言曰。楚
鄧以南。蟻土謂之垤。則西北不爾。可知。毛
傳謂螳塚。夫螳塚其大幾何。而鶴可鳴。其
上耶。又謂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亦鑿詩
已言零雨矣。豈特將雨乎。集傳又附會爲
將陰雨。蟻出垤而鶴就食之。尤可笑。幾曾
見鶴食蟻來。鄭氏謂鶴將陰雨則鳴。亦鑿。

謬總之皆不離高叟之見耳○

四章

倉庚于

飛二句興下之子于歸鄭氏謂嫁取之候
謬且果贏結竈瓜苦在薪乃秋時景忽又
入春乎此章言其歸之樂也解者謂軍中
有新娶者意味索然鄭氏曰其新來時甚
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何如也又極序其
情樂而處之其意稍近但其解如之何曰
不知其何如竟不成語令人發嘔彼不知
如之何者乃是勝于新之辭也古今人情
一也作詩者亦猶人情耳俗云新娶不如

遠歸卽此意若詩不合人情亦何貴有詩哉舊如之何杜詩已爲注脚矣曰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末章駘蕩之極直是出人意表後人作從軍詩必描畫閨情全祖之不深察乎此泛然依人謂三百篇爲詩之祖奚當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旣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

我人斯亦孔之將

本韻○比而賦也下同

○旣破我斧

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哀我人斯亦

言系
孔之嘉

韻本

○既破我斧又缺我鍬周公東征

四國是適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韻本

此四國

四國解見下

之民美周公之詩中有哀

我人斯句明是民矣大序謂周大夫非也
集傳謂軍士荅周公前篇尤武斷其以爲
軍士作者以有我斧我斯等字也然非此

解

見下

每章首二句是比以斧比周公以斯鍬鍬
比成王猶云既危我周公矣又將危及我
成王也鄭氏曰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

又損傷我成王以此二者爲大罪得之自
歐陽氏誤以斧斨爲殺伐之用集傳從之
嚴氏已不信謂詩人言兵器必曰弓矢干
戈矛戟無言斧斨鉞者斧與斨並言乃
幽人所用以採桑者又鉞爲鑿屬鉞爲木
屬皆非兵器是已按下篇云伐柯伐柯匪
斧不克尤可證然其謂行師有除道樵蘇
之事故用斧斨則迂矣况非此解乎四國
商與管蔡霍也毛氏謂管蔡商奄非也其
時奄已封魯矣集傳謂四方之國何玄子

曰書多方篇曰告爾四國多方既于四國之下復言多方則四國非泛指四方明矣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伐柯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本
也○比○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覲之子籩豆
有踐
本韻○比而賦也

周人喜周公還歸之詩

齊風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與此同蓋必當時習語故首章全用爲比下章又單承伐柯爲比謂伐

柯者以斧則其則不遠矣今我觀此之子則籩豆有踐矣之子指周公也籩豆有踐言周公歸其待之之禮如此也通篇正旨在此二句舊解太支離集傳分首章爲欲見周公之難次章爲得見周公之易亦臆解且以末二句皆爲比體承上取妻而言按下篇我觀之子明指周公則此當不異而籩豆有踐亦不似同牢語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之魚鱗魴我觀之子衮衣繡裳

本韻興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本韻也○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本韻也○是

以有衰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本韻也

兮賦也

大序謂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其說甚支

離鄭氏以鴻飛二章爲周人曉東都人之

詞于末章又言東都人以公西歸而心悲

前後不貫嚴氏以鴻飛二章爲西人謂東

人末章爲東人答西人亦鑿集傳以爲皆

東人作是已但以首章爲周公居東之時

東人喜得見之又未然下章皆言公歸周公居東已二年豈方喜得見便卽歸乎蓋此詩東人以周公將西歸留之不得心悲而作首章以九罭鱗魴爲興追憶其始見也二章三章以鴻遵渚陸爲興見公歸將不復矣暫時信處信宿于女耳女者指公于我公以我爲女也末章乃道其情焉解此詩者最多執滯于九罭或以爲小綱或以爲大綱于袞衣繡裳以爲迎歸之服于遵渚遵陸或以爲鴻不宜在渚陸或以

言系言系
爲鴻當在渚不當在陸于女字或以爲東
人指西人或以爲西人指東人皆非集傳
只取大意得之

九罍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其胡載蹇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意○

○比而賦也下同○狼蹇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韻本

德音不瑕韻本

此美周公之詩

此反比也几几正跋蹇之反章法奇變

狼之跋胡蹇尾也毛傳以爲有胡殊混嚴

氏以爲落寡或以爲食滿大抵此等處不能詳求亦不必詳求耳

狼跋二章章四句